

Logocentrism

字造

朱大可 著



造字

Logocentrism
字造

朱大可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字造/朱大可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3684-1

I. ①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996号

责任编辑 樊晓哲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校对 李雪

责任印制 任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42千字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 4.625 插页5

版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3684-1

定价 3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Logocentrism

字造

朱大可 著



Logocentrism

字造

朱大可

著

心主任

代

《孤独

许多人

喻式书

先知般



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
文化和文化史研究。

的迷津》《华夏上古神系》

那。朱大可的汉语书写，被

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

而甚至被拥趸们认为具有『像

祭司气质和预言功能。



迷托邦
插图
责任编辑 林伟斌
书籍设计 樊晓哲
陶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官方微信

ISBN 978-7-02-013684-1



9 787020 136841 >

定价：33.00元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t.com

字造

字造

男孩躺在树林里做梦的时候，阳光越过密集的树叶，直射在他脸上，形成一些闪烁不定的斑影，而光影就此进入梦里，变成水面上的波纹。他看见自己以鱼的姿势在水里游走，向一切水中的事物致敬。他向其他鱼问候，向水底的虾和蟹问候，甚至向浮动在泥岸边的螺蛳群问候。他内心充满巨大的喜悦。他是自由的，而且跟这世界无限友好。

自从两岁记事起，他就沉湎于这种白日梦幻之中，

每天早晨，他溜进屋后的杂树林里，躺在一棵开花的老槐树下，周身包裹着阳光，就像穿上一件用光的纤维织成的袍子，睡意随即像树根那样从头脑、胸口、腹部和四肢一直延伸下去，他睡得仿佛石化了一样，直到黄昏被外婆叫醒。外婆是一名女巫，只有她能走进他的梦境，并把他拽出来，用树枝抽打他的屁股，把他赶回家去。

“该吃饭了，我的小畜生。”外婆咩咩地说，声音像颤抖的羊叫，“水里的鱼，已经在锅里等你了。”

男孩是个哑巴，嘴里天生就少了一根舌头，无法向外婆形容他在梦里的快乐。他抓住外婆的手叫了一下，外婆便笑了：“唉，你这小畜生，不是睡觉，就是拉屎。”男孩便欢快地跑到杂草丛里，拉了一泡臭

气熏天的屎。完毕之后，他又欢快地叫了一声，看见茅屋上的烟囱，冒出了青灰色的炊烟。

他抓住两条蚯蚓当鞋带，它们就自己在草鞋的绳扣里穿来穿去，最后还打了个蝴蝶结，然后就静静地趴在草鞋上了。他穿着鞋跑进屋去，坐在火塘边，看见真的有条大嘴尖齿的鱼躺在陶盆里。越过热气腾腾的汤缶，一张秀丽的小脸，正在笑眯眯地望着他。那是他的表妹阿嚏。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说：“小畜生今天在梦里干啥呀？”

男孩用手指指了一下鱼，又做出张嘴说话的样子。女孩说：“哦，我懂了，这条鱼刚才咬了你，所以你要把它吃掉。”她一脸坏笑地望着男孩。

男孩没有吃鱼，他很快吃光碗里的小米饭，然后

去揪女孩的辫子，女孩也扔下筷子，在他手上轻咬了一口，留下一圈浅浅的印章式的牙印。他们开始在屋里嬉戏和打闹起来。这是他们每天必需的功课。外婆笑眯眯地望着绕膝的孙辈们，犹如望着歌谣里的世界。

八 男孩在女孩细长的辫子上打结。女孩在闪避中对男孩说：“诶，你对我那么凶，可我对你好，就连吃一只跳蚤，都要分你一条腿。”男孩大笑起来，向她伸出一根食指，意思是要分给她一个指头。女孩又说：“假如诶哥哥是条小狗狗呢，那么妹妹就是一根小骨头，让哥哥叼着跑东跑西。”

女孩接着说：“要是我们以后在一起了，我就让所有东西都到一起来，我要把我的鞋放到你的鞋里，把你的袜子放进我的袜子里，让衣服跟衣服、枕头跟

枕头都成为夫妻，还有，我的手和颀的手也要成为夫妻。”颀听罢有些羞涩起来，伸手捂住了女孩的嘴。

女孩推开他的手，又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。颀含着女孩的小肉舌，好像含着一条温暖的小鱼，心想它是多么柔软，多么芬芳，津液里带着青草的香气。女孩说：“我们的嘴巴也要成为夫妻。”颀的脑袋有些发晕，他被这次亲嘴震撼了，仿佛掉进了外婆热气腾腾的浴盆。此后的许多年里，他都无法忘掉这个灵魂如初吻。

九

夜深之后，外婆和女孩都去睡了，颀便进入自己的另一个状态——开始在泥地上写画。夜晚的生物已经出动，狼在附近叫春，夜枭发出令人惊悚的笑声，

饿虎则在远处山谷里咆哮。颀也发出了自己的童声号叫。他像一头小狼，坐在屋门前，背靠坚硬而冰凉的门板，开始在泥地上画符。这是外婆传授的一种技法，巫师们在作法时，会在芭蕉叶或高粱叶上，用点燃的碳条画出黑色神符，树叶随即燃烧起来，形成一些诡异的图形，又以灰烬的方式消失在空气中。

颀依照树的形状画了一个神符，又照鸟足的形状画了另一个。抹掉之后继续画第三个，就这样无限地画下去。他能够感觉到这些神符的能量，它们在被画出来的时候是会笑的，但在被抹除时，却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从笑到叹息只有一个瞬间。它们的生命如此短暂，令颀有些感伤起来。

早熟的哑巴男孩惘然想道，应该把这些笑声和叹

息声都用罐子装起来，不让它们在巫术中死去。他的忧伤从指缝里流了出来，掉进了干枯的泥土。

但他还在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。日复一日，做梦和画符，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务。即便刮风和下雨，他都在这两个状态里摆动。表妹阿嚏有时会来恶作剧地加以干扰，她嬉笑着蒙住他的眼睛，玩弄他长在前额上的那块隆起的圆骨，拧他的耳朵，把一队肤色黑亮的蚂蚁送进他的衣领。颀在做梦时分是快乐的，在画符时分是忧伤的，只有在被阿嚏戏弄的时刻才是幸福的。他傻傻地笑着，被阿嚏身上的青草味儿弄得心醉神迷。

这天，女巫外婆把他从梦境里拖出来，牵着他的

手，带他走出这个叫作“侯岗”的村落，去附近的村子赶集。外婆一路上跟许多农夫和女人打招呼，说各种语义奇怪的话。在集市上，她又在每一个摊位上讨价还价。为了低价买一把青菜，她几乎用尽了讨好的语词，甚至发出巫术般的威胁，说要是不肯降价，就把菜农的家变成地狱。最后双方总是非常友好地完成了交易。

颀对此充耳不闻。他独自蹲在道边，用手指在地上画着神符，村民们都认识这个哑巴男孩，他们满含怜悯地望着他，觉得他不仅是个小哑巴，而且还是一个傻瓜。他们脸上有时露出轻蔑的神色。是的，人类可以容忍失语症患者，却不能容忍一个白痴。

颀对人们的目光早已习以为常。他的脸上永远挂

着呆傻的笑意，仿佛是一个被定格在面颊上的神符。他按集市里的事物（鸡、肉、蛋、菜之类）画出神符，再把它们抹除，看它们迅速地诞生和死亡，悼念它们短暂的一生，沉浸在符号循环游戏的悲喜之中。

在抹掉几百个神符之后，颀抬起自己的目光，想看一下外婆的下落。外婆不知所终，人群还是如此拥挤和喧闹，在不远的街角，一个罗锅乞丐老汉正在被人痛殴。看样子好像是偷了谁的银子，破烂的衣衫上沾满尘土，打满结的白胡子上都是鲜血。颀很不开心，他觉得老汉非常可怜，需要他的帮助，于是他走过去，发一声喊，然后又着腰，威风凛凛地站在老汉和众人之间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打人的汉子也打了颀一掌，令他眼里冒出无数朵金星。但他没有倒下，

依旧保持着生气的样子。旁边有人认得他，说别打了，那是侯岗村女巫的外孙，打人者有些吃惊，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颀去看那位老汉，他却已经站立起来，罗锅背挺直了，胡子上的鲜血也消失了，褴褛的衣服变得华贵光鲜，目光如炬地看着他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。“我知道你叫颀，是女巫的外孙。”老汉脸上露出笑意，“我找你已经很久。”

颀很诧异地望着老者，觉得他比神符更加神奇。他用手摸着那枝繁叶茂的胡子，发现它们像小辫子那样被编成了数百根，每一根上面都有上百个微小的胡子结，看起来数不胜数。他不知道那究竟是年岁的记号，还是代表其他什么更加诡秘的意义。